

冷天熱麵

有什麼比在淒風慘雨、又冷又餓的時候，吃上一碗熱氣騰騰的湯麵更愜意的事嗎？而且，必須是「湯」麵。炒麵、意麵、乾拌麵，都欠些意思。湯是不可或缺的，絕不是配角。

到日本中部長野縣的上高地一遊，沒想到，還不到十一月，就這麼冷。早晨九點還晴朗的天，不久就彤雲密布，居然下起了雪粒——也就是所謂的「霰」。原本以為對禦寒做了足夠準備，但薄羽絨服根本抵擋不住。瑟縮着徒步了十公里，身上早被冷透。等回到市區，走出地鐵站，望着滿街的食肆，義不容辭義无反顾地走進了一家拉麵館。

麵很快上來了。闊口的大碗，湯色乳白，漂着油星，麵條、叉燒、筍乾、木耳絲與海苔被碧綠的蔥花簇擁着。雙手先捧了一下碗，暖意頓時鋪滿手掌。用木勺舀一口湯，吹了兩下，輕吸入口，那股鮮醇順着喉嚨一路暖下去。用一個蹺腳的比喻：彷彿給凍僵的五臟六腑都敷上了一條熱毛巾。

連飲幾口湯，口腔和臟腑完成「熱身」，忙用筷子夾起麵條、叉燒，不停地往嘴裏送。此時，若像「林妹妹」們那樣細嚼慢嚥，未免矯揉造作，也浪費、怠慢了麵的熱情。非要拿出武二郎景陽岡下大嚼三斤熟牛肉的勁頭，才能吃出氣概和滋味。一碗麵還沒吃完，額上沁出汗珠，毛孔舒張，渾身通泰。窗外的寒冷，也像一條張牙舞爪的癩皮狗忽然看到一個彪形大漢一樣，知趣地退到一邊。

想起莫言在《檀香刑》寫過，高密縣令，通宵趕路，嚴寒徹骨，清晨遇到一個賣牛雜碎的小攤，婦人在粗糙黑色大碗裏，掰了燒餅，放了茭菱末兒、椒鹽，盛滿了牛雜碎和清湯，又倒進胡椒粉。幾口牛雜湯落肚，縣令吃得心酸腸熱，百感交集，鼻涕和眼淚一起湧了出來。莫言，想必在冷天吃過熱湯麵。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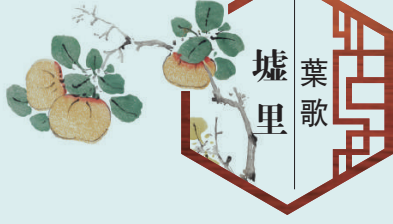
重遊芝加哥

申請英國簽證需要本人到場拍照、採指紋，於是飛去芝加哥的簽證中心辦理。凌晨出門坐飛機，到了又轉地面交通，辦好已是上午十點。儘管空氣裏帶着涼意，藍天白雲，陽光燦爛，讓人精神一振。市中心一帶風景如畫。百年歷史建築連成一片，沐浴在秋晨陽光裏。芝加哥河兩邊樹木掩映，大樓林立，水上遊船緩緩駛來。不少遊客東張西望，拍照逡巡。花壇裏菊花盛開，還擺上了橙黃的南瓜雕飾。

行前心中忐忑。一方面，特朗普派遣外州國民自衛隊進駐，和當地人發生了衝突，媒體照片觸目驚心。另一方面，因為國會無法通過財務預算，聯邦政府已經停擺半個多月了。據說負責安檢、空中指揮的聯邦僱員因拿不到工資大批請假，造成航班延誤、取消。可能是外界以訛傳訛、誇大其詞，也可能是身處風暴中心反倒最為平靜，市中心看起來還正常。

然而真的一切如常嗎？轉道芝加哥唐人街，立刻感到了蕭條之意。居民大多是說粵語的老人家。有的在超市門外簷下擺攤賣菜，有的買完東西拖着小車回家，基本看不到年輕人。除了主幹道永活街兩側，舊城內已沒有多少店面了。馬路對面靠近地鐵口倒是建成了「新華埠」，有十二生肖銅像、九龍壁等裝飾。只是看着嶄新，更像電影布景，又像另一種娛樂中心，缺乏生於斯、長於斯的草根煙火氣。疫情中唐人街很多小商店、小飯館被迫關張，再未恢復。近日的中美關稅戰對那裏的商家也不會是好消息。

夾在地緣政治矛盾中的華人該何去何從？中下層人民和市中心豪富的生活更是不啻天壤之別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下班路上「充電」忙

意。讀累了，就換到「聽」，播客、音樂、戲曲、曲藝，可聽的太多了，那就解放雙眼用耳朵吸收知識，享受藝術吧。當然，還有「看」，影視劇、短視頻、網絡直播，同樣很豐盛。古人說開卷有益，今人只要抱定「充電」之心，開「屏」照樣是有益的。

讀、看、聽之外，下班路上其實還有一樁更有意義的「充電」之舉，那便是「思」。下班之路，不論距離遠近，都是碎片化的時間，大概類似於古人「讀書三上」之所謂「馬上」，這倒符合手機閱讀或聽、看的

特點。不過，碎片化知識雖也是知識，但若不能有效黏合，價值便大打折扣。而思考正可充當黏合知識碎片的「膠水」。

現在網上常有人提到「腦腐」，據說這個詞選入選了二〇二四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年度熱詞，大意指接觸了過多社交媒體的低質量、碎片化信息後，精神和智力狀態會像腐爛一般惡化。「腦腐」是可怕的，然而，在無法放下手機，也無法從網絡信息之海中抽身而出的當下，多思考，努力抓住腦中轉瞬即逝的信息，從中提煉出有用的東西，嫁

接到自己的知識之樹上，使之枝葉更盛，讓被動的信息接收變主動的消化吸收，或許是目前治癒與抵禦「腦腐」的良方。那麼，下班路上，不妨讓手機靜靜地充電，也讓自己靜靜地思考吧。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康斯塔勃的《乾草車》(下)

開蘇福克郡的這片土地，即使後來長居倫敦，他仍常回鄉寫生。他在信中寫道：「我熱愛這些柳樹、岸邊、光滑的木樁與磚牆。」那一種熱愛，滲透在他的每一筆畫。

《乾草車》成了一封康斯塔勃寫給故鄉的情書。畫面裏的時間凝結了，水流停在馬車腳邊，陽光灑在屋頂上，天上的雲朵緩緩移動，而康斯塔勃筆下的天空，從不只是背景，更是畫面中的靈魂。

他曾寫信給友人說：「一位風景畫家若忽略天空，便忽略了他最重要的幫手。」在《乾草車》裏，那片雲

層層疊疊的藍天，既是光的來源，又是一種情感的暗示。它既有寧靜，又有哀愁，像人生中無法完全明亮的那一個午後。

這份哀愁，也許來自他對時間的體悟。康斯塔勃的畫裏總有一種「將消逝之物留住」的衝動。繪畫成為了他抗拒時間的方式，也成為他對生活的理解。

所以，《乾草車》不只是風景畫，更是一種心靈狀態。它讓人想起那些遠離喧囂的鄉野，讓人想起故鄉、親人、某段平凡卻溫柔的時光。那是一種心靈的回歸，回到感受、回

到觀察、回到理解。

或許，這就是康斯塔勃所說的「我們什麼也看不見，直至我們真正理解」的意思。只有當我們靜下心來，真正去理解生命、自然、時間，我們才會看見真實的自己，以至存在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熊出沒注意

宗熊襲擊人類及搶奪食物的事件，叫人聞風喪膽。有說是由於在樹林內找不到足夠食物，因此逼得急着吃飽然後冬眠的黑熊為了覓食接近人類，才導致悲劇發生。

生活在香港的我們，除了常見各種各類毛絨玩具泰迪熊外，對熊實際的體型、攻擊力和生活習性一般所知甚微。只可以確定，真正的熊寶寶一定不會如迪士尼的雲尼小熊般溫柔可愛，可以被人抱在懷裏。很久以前看過倪匡寫的短篇小說，裏面談到一人

某夜喝醉走進樹林。有一隻黑熊看到面前的人類時覺得逗趣，還以為可以一起玩樂，於是走前送上一個熊抱，並用舌頭一舔。那人頓時昏了過去，原來熊的舌頭上都是倒刺，那個不知是否善意的舔舐，已將他徹底毀容。

自從看了那故事，熊是可愛動物的想法在我心中已大打折扣，也知道遇到熊時必須遠離，還要保持鎮定以免熊受驚作出攻擊。原本野獸和人類各有棲息之地，正面衝突不多，可是

地球過度發展，已把山間野外的動物，如野豬、猴子和熊都逼得鋌而走險，接近人類以求生。故此，「熊出沒注意」不單是個警示，也是有關自然生態被破壞的悲劇。

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鄭燮《雙松圖軸》

重陽佳節甫過，古畫中蒼翠雙松與勁竹怪石相映成趣，承載着千年重陽文化的深厚意蘊。重陽節，又稱「老人節」，自古便是敬老、祈福的重要日子。人們在這一天登高遠眺、簪菊、飲菊花酒，寄託美好祝願。重陽節起源於上古的天象崇拜，至今已有兩千餘年。自漢代起，重陽逐漸演變為正式節日，並在唐宋時期盛行。節日習俗中，登高驅邪、敬老尊賢成為主流。

中國的長壽文化源遠流長，不少形象被賦予了「長壽」的意味。松樹壽命可達千年，臨冬不凋，在道教中被視為長生不死的象徵。而鶴則是鳥類中的長壽者，不少品種的鶴壽命可超過百年，

民間認為高潔、清雅的鶴是仙物，因此也把牠與長生聯繫起來。二者合繪，寓意「松鶴延年」，藉此傳達對生命長久的祝願。

山東博物館是齊魯文化的重要殿堂。近日其「海岱日新——山東歷史文化陳列」剛榮獲中國博物館界的「奧斯卡」獎。而館內珍藏的鄭燮《雙松圖軸》（附圖），正是重陽文化的藝術詮釋。

鄭燮，字克柔，號板橋，江蘇興化人，清代「揚州八怪」代表人物之一，尤擅蘭、竹、石畫。此卷繪於乾隆二十三年（一七五八年），為贈友之作。畫中兩株勁松挺拔，旁有修竹、怪石與蘭

花，墨色靈動，結構疏朗。畫面左側詩句，表達了畫家對友人肅翁的深厚情誼，也體現了重陽節敬老、珍友情的精神。《雙松圖軸》兼具書畫之美，保存完好，為山東博物館珍藏佳品。重陽時節，細賞此畫，感受中國傳統藝術的同時，更能體悟中華文化尊老敬老的悠久傳統。



逢周五見報

《藤本樹17-26》

相信大部分人的十七歲至二十六歲，雖然初成大人，還是懵懵懂懂，再過些日子，大概便忘了，那時候到底做了什麼錯過什麼浪費什麼，未必快活，但就是不知時日過。

以《鏈鋸人》、《Look Back》（驕然回首）揚名的日本漫畫家藤本樹，在十七歲至二十六歲期間，已經畫出異想天開的漫畫精品，其中八則短篇，收錄於《藤本樹短篇集17-21》與《藤本樹短篇集22-26》兩本漫畫集裏，最近更被改編成動畫《藤本樹17-26》，以「PART.1」、「PART.2」兩集，登上大銀幕，叫觀眾回溯漫畫家的原點，走進其青春躁動、創意爆發的年代。

《人魚狂想曲》中少年在海底彈奏人魚鋼琴，吸引一條人魚的注意，二人更發展出一段友誼。《Shikaku》是一個吸血鬼與殺手的扭曲愛情故事，前者不老不死，後者擅長終結別人性命，形成強烈對比。

《妹妹的姊姊》果然有《Look Back》（驕然回首）的影子，妹妹一直追隨姊姊，看着姊姊的背影成長，也隨她的步伐到美術學校上課，卻不經不覺逐漸超越了姊姊，姊姊從嫉妒到釋懷，結局叫人愜意。《預言的那由多》也見《鏈鋸人》雛形，健次的妹妹那由多，被預言為惡魔之子，頭上長角，《鏈鋸人》不也有一個長角的魔人？那由多因為沒有人類的心，無法與他人正常溝通，說話沒有人明白，更有毀滅人類的超能力，但健次仍然愛着這樣的妹妹。

《藤本樹17-26》八則短篇風味不一，但總有黑色荒誕和怪奇設定。



逢周五見報

塞浦路斯的「哈基米」

近日，一則新聞登上了社交媒體熱搜——「哈基米統治塞浦路斯，人貓比例達一比一」。這裏的「哈基米」，指的是那群遍布塞浦路斯島上、悠然自得的貓咪們。牠們幾乎無處不在，彷彿島上的主宰，從古老遺跡的石牆，到海邊餐廳的椅腳，都能見到牠們慵懶曬太陽的身影。

塞浦路斯是地中海東部的一顆明珠，以碧藍的海岸線和古文明遺跡聞名。然而在遊客眼中，除了美景與歷史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滿島的貓。塞浦路斯全國約有百萬隻流浪貓，幾乎與人口數量相當。這些「島貓」不僅成為一種風景，甚至成為當地旅遊宣傳的「隱形吉祥物」。不少遊客戲稱，來塞浦路斯旅遊，不是來看風景的，而是來「撿貓度假」。

不過，可愛的表象下也藏着現實的挑戰。貓咪數量的暴增帶

來了衛生與生態壓力。據當地環境委員會透露，塞浦路斯每年投入約十萬歐元為流浪貓實施絕育手術以控制數量，但效果有限。如今政府計劃將經費增至三十萬歐元，專項用於貓隻的絕育與管理，期望在人與貓之間找到新的平衡。這不僅是動物保護議題，也關乎旅遊形象與城市環境。

這場「人貓共島」的故事，並非現代才有。考古學家在塞浦路斯發現距今九千多年的遺址，陪葬者身旁竟有一具完整的貓骨骼——這是人類與貓共生關係最早的證據之一。或許正因如此，塞浦路斯的土地天生與貓有着難解的緣分。



逢周五見報